

豫章叢書

第九冊

懷葛堂集卷五

南豐梁 份質人甫著

傳

王承憲揚憲高拱極陳于宸傳

王承憲世襲楚雄衛指揮遂爲楚雄人昂藏有膽畧
挽強善左右射初以世襲已而折節讀書中武舉授
游擊將軍南渡乙酉秋元謀土司吾必奎叛其黨高
科吾定國陷定遠武定祿豐吾世安破楚雄滇中大
震會金騰道楊畏知以迤西兵討賊承憲將選鋒爲
先驅奮其勇力屢戰皆捷斬馘多遂復楚雄畏知以

是知其能甚親愛之功未上土酋沙定洲反沐天波
西奔時郡中初恢復城小而卑陘塹樓櫓多頽壞器
械朽鈍矢石缺乏饟糧匱人無固志承憲綜理甚備
畏知按行埤堦大喜曰壁壘旌旗改色矣天生是人
以固吾楚雄耳明年賊至承憲接戰大敗之賊起臨
安橫行逸東地挫其鋒自承憲始賊相顧謂勇不可
當獨王將軍耳二月賊知楚雄不可拔乃西圍大理
蒙化屠之丁亥春乘勝還攻楚雄承憲與土官那箇
更番出戰輒勝賊賊日益多築長圍鑿壕三疊環楚
雄城承憲及弟承頊慷慨乘城望長吁曰賊不破楚

雄城不休我不盡殺賊不返城中人相顧歎息爲之
飲泣承憲起腰弓矢佩劔衣重甲兜鍪大呼陷陣突
圍出貫穿賊壘賊大驚承憲矢不虛發發必應弦斃
近則揮刃手刃賊無慮百十數賊輒辟易尾而攢射
已而潰圍入矢兩服皆盡顧謂從騎取矢方返顧流
矢中要害死賊褫其甲沾滿血肉糾結不解也承瑣
馳扈兄不及戰死陣中畏知痛哭曰天不欲殺盡此
賊耶何先斷我兩臂也

楊憲大理魏岸生也倜儻端方尙氣節丙戌初春黔
國公沐天波來奔戒嚴繕城守馳檄調莊丁土漢兵

軍書到蒙化麗江武定方響應賊黨王弄土司王朔
蒙自兵頭李日芳已次楚雄龍城鼎沸言於衆
曰賊乘兵未集而追上公公在股掌中矣逃鷲之
雀叢薄猶能生之大理崑不如叢薄乎智謀勇力固
城守捍禦彝郡中人事郡中人崑爲裸彝辱也長吏
郡民從其言皆刑牲瀝血盟誓嬰城守二月賊大至
攻下關踰點蒼山圍龍城數匝憲日以忠義激勸人
而督家人造餼凡守陴者餉之不問爲誰也殊死守
九閱月憲未嘗勸懈已而沐天波潰圍出西奔永昌
守禦單薄城遂陷憲使盡室登樓梁已垂縷使自經

憲之妻女媳孫女弟婦姪女凡六人憲曰男兒不能
自引決者吾無責焉耳徧視六人氣盡絕乃然薪火
熾甚自躍入死樓下薪憲積之經年也

高拱極太和人也積學舉於鄉不求仕進沐天波至
穉城未嘗投名紙沙賊圍城拱極奮然曰蠻彝猶夏
賢聖所必誅也遂與諸生尹夢旗夢符馮士成畫守
禦策傾貲募士守九閱月城陷拱極哭曰我家世忠
貞愛國家思厚先人靈不可令土酋汗乃坎地盡瘞
祖父母王疆已縱火火屋自投池中死夢旗夢符士
成城方破先後皆自裁

陳于宸字葵若蒙化人萬厯丁未成進士任巴縣令致政歸布衣蔬食如窶人子恬然無營也烈皇帝哀詔至哭臨不能起南都陷大慟曰老臣以壽爲辱于宸之謂矣戊子年夏五月沙賊攻郡城城陷于宸策杖扶賊賊不死死之

耿廷錄張朝綱傳

耿廷錄河西人天啟四年舉於鄉崇禎十五年授耀州知州疏陳時政曰將多不如良兵多不如練餉多不如核又曰羣臣恩怨當忘廉恥當勵報小怨孰與報於國賊之元兇酬私恩何如加於飢寒之赤子縷

纓千餘言切中時病刺史所未嘗有也上優旨答之
尋陞山西按察司僉事明年監宣府軍皆著勞積南
渡安宗立擢副使分守九江先是朝議以流賊入四
川命大學士王應熊督師合四方勁旅往殄滅又以
雲南土司沙定洲吾必奎等所部種類不一皆精銳
跣足踰山險疾於平地善伏挾鏢鳥鎗佩環刀弩矢
傳毒藥器械犀利輒死好殺萬里長征上下無異志
屢著戰功請調發別爲一軍渡金沙江取道建昌北
攻流賊使上報可以廷錄雲南人乃加南京太僕寺
少卿往監定洲等軍廷錄辭卿於是授遵義監軍

陸辭以往崎嶇至滇督師王應熊奏罷四川巡撫馬
乾請以廷錄爲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疏上報可而廷
錄未行乾治巡撫事如故會流賊張獻忠死餘黨殺
曾英陷遵義蜀搶攘益甚雲南則必奎已伏誅定洲
已叛捷迤東西地朝命不可制道梗咫尺不得達廷
錄擁空名里居趁起無策無何獻忠餘黨張可旺陷
黔及滇揚言討定洲定洲逆戰革泥關大敗時丁亥
四月也當定洲之叛也破蒙化陷大理圍武定攻楚
雄敗李大贊祿永命龍在田軍雲南數千里地無一
足當定洲者土司苗羅之強可不謂爲無敵乎至是

庸勝勢以當流賊決一戰遽敗北走死而後知土司
之不能軍也藉令不反雖廷錄監之成師鼓行夫何
能爲君子以是歎謀國爲無人耳流賊入滇所過盡
屠戮河西小邑城庫不任保聚廷錄曰奉命討賊賊
乃亡吾國破吾家吾死已晚矣出循深淵自溺死妻
楊氏賊磨至倉卒被執罵曰奸賊我大臣妻也巾幗
弱不能爲天子殺賊賊當殺我賊遂殺之

張朝綱廣通人貢于鄉任潭源州同知解組歸皂帽
私室泰然無求廣通小邑屬楚雄也丁亥八月流賊
下楚雄誘執金騰副使楊畏知前鋒且逼邑邑且望

風降朝綱曰余官渾源見燕趙未陷時望賊來如弔
伐師已而荼毒爲自古易代所未有燕趙人悔無及
我懼夫不死而悔之也况國家恩厚忍受之而不報
耶妻馮氏曰君意決未我唯命朝綱曰均死也到不
如繕序分東西矣請就西於是夫婦投纆死子耀邑
諸生瞪目視一哭而絕已更息忍死殮殮成禮厝窆
麥已亦雉經

王士傑張烈傳

王士傑太和丞也有幹濟才邑附郭大理守以下事
無大小咸倚任尤得士民心具知民隱其言出嚴於

教令丙戌黔國沐天波避亂至魏中二月沙賊黨王朔遂圍城士傑言於衆曰沙賊皆獯彘耳長於伏山澤梯高履險耳攻城所短也今亟乘墉有纏頭裹足戴皮盔腰環刀持鏢近牛馬墻者卽下石殺之皆應曰諾會大理兵少外援絕自長吏下逮曹掾各分地守士傑得城南董率諸人昕夕更番轉木石無少休十旬如一日衆共稱之一日蕭時顯步城南怪士傑已離次士傑遺矢攝褻起時顯曰沃焦釜墻下煮溲渤澆賊可耳賊不緩攻如後者跬步不當移也士傑曰謹奉教時顯故永昌同知解組東行道梗僑家太

和者十一月食盡援絕城遂破士傑死南城上不踰
咫尺府學教授段見錦府經歷楊明盛府司獄魏崇
治皆死之官民男婦死者凡七千人屍相枕也時顯
周覽大慟冠進賢朝服加紳繼寓廬

張烈蒙化衛千戶也有神力精於技擊乙酉丙戌沙
賊亂據雲南烈奮激言曰土酋焉敢如是所不能殺
賊不與共天日於是銀甲冑毆弓矢礪刃待徵調時
寇撫雲南吳兆元異懦昏曠不能討賊劫威勢顧與
賊輿從曰往還明年疏請以沙定洲爲將叅代沐氏
鎮雲南以是不下各罷檄兵不得發會金騰道羽書

聲沙賊弄烈捧之歎曰殺賊此其時矣顧漢兵少不
任戰莊丁弄兵已入山刀耕火種未卽集五月賊李
日芳偵知蒙化城空虛引探弄疾攻之烈每出必斬
賊驍將從數十騎歸各解馬上囊橐纍然級也竿諸
城堞指而笑曰賊留旬日城頭皆賊首矣城中人頗
傳其言識者憂爲先兆云是時暑甚盛城小汲道絕
守者怠遂陷衆奔潰烈揮刀巷戰呼聲震屋瓦身孤
受攢矛刺創重且死猶手刃賊也弔之者曰張公眞
丈夫矣名稱其實也

朱壽鏞徐道興羅國獻宋文旦陳六奇傳

朱壽錡魯藩宗室也家兗州崇禎十三年授雲南督捕通判正直有能聲十七年陞副都御史提調楚蜀雲貴兵馬賚詔雲南徵滇兵於時土酋吾必奎沙定洲後先亂兵不能集丁亥三月流賊張可旺乘亂窺滇營曲靖城西北壽錡知不免盛儀從響道傳呼金鼓麾蓋張牙旗鼓城門出雜以班劍儀刀響節骨朵簾棍卧立瓜金鉞及父纒扇靡不具導以各旛告止傳教信大書曰親臣萬里天子一家乘輿輿置入賊壘賊相顧錯愕見可旺三揖曰吾聞將軍師有名詠土酋爲黔國復仇代天子行征伐此桓文之功青史

芳流不朽也吾所以揖將軍者謝將軍入滇以來不
殺不掠之恩也壽鏃辭氣慷慨聲音如洪鐘賊皆驚
異可旺挾使降不爲屈坐繫他所浹旬強以顯秩壽
鏃曰豈有天潢支庶而污潢池僞職者我死何害所
恨河山未復敵寇披猖耳遂絕粒不食賊知不可奪
殺之僕二人不忍去求死賊併殺之

徐道興睢州人也崇禎間擢雲南都司經歷居無何
署篆師宗州州素梗道興督勸有方州人咸愛戴
輸將恐後當南北鼎沸新君立播遷流離有言及國
家事者道興涕泗橫流曰禍害中原貽患聖天子壽

蒼生首禍皆流賊也恨株守一官不能枕戈一寢食其皮肉已而流賊張可旺犯滇屠曲靖道興集士民語之曰斗大州地僻民稀不能禦賊也勇矣禦之必屠我不忍以無罪民而罹此毒也其亟舉家避我則死此勿以我在而姑留我不能而保也士民爭奉以避免道興曰封疆臣死封疆耳我志決矣毋多言衆大哭倉卒去道興左右顧獨一僕夫留詰之僕曰主死奴當從道興出自金二錠授僕曰汝亟去此朝廷予我俸也今以一賜汝其一留市櫓收我遺骨汝今且亟去僕置金几上哭曰奴從主死安用金道興曰

汝不去則死死則誰收我骨汝罪則甚大僕不得已
叩首踉蹌去賊入道興正衣冠堂上大觥引滿賊逼
出迎可旺道興怒甚以酒盞擲賊曰死賊我天朝命
吏也肯迎賊耶罵不絕口遂過害

羅國熾宜賓人崇禎癸未進士歷官御史巡按雲南
會沙定洲亂以兵威要挾文武諸大吏吏皆莫能抗
國熾無所屈行法自如丁亥初春按部至曲靖流賊
卒至城崩被執守甚嚴不得自引決至雲南諭令降
縱歸院署國熾密購火藥納章華樓中登樓火發遂
焚死明年昆明諸生胡雲病疫目瞑見焦面司行疫

叱使歸雲喜就問公爲誰曰觀風以若冠多士顧不
識耶雲曰羅大宗師神人也死生無間矣

米文旦曲靖知府陳六奇南寧知縣丁亥二月流賊
謀犯滇文旦語六奇曰勸城爲滇喉吭城不固無全
滇矣鑿池築城君之任也六奇曉夜立畚鍤版築間
城乃完先是定洲以兵扼盤江至是以李日森守勸
六奇自計策料民積糗糒芻茭爲死守計四月平彝
屠交水告急文旦戎服率先登陴守日森戰交水大
敗交水屠二十七日賊進圍城百道攻文旦百道拒
之三日夜賊穴地薄城實火藥藥發城三五丈崩賊

乘之遂陷城中人無一降者文旦六奇赴闕力竭死之

曾異撰夏祖訓冷陽春周柔強傳

曾異撰榮昌人也舉於鄉崇禎時授永寧知州州在黔萬山中所領長官司曰頂營頂營當山陬間地偏側城踞山梁不能容十室徑小於棧人馬不得並驅而關橫峙其東盤江阻其西實爲滇黔驛路州刺史往往涖治之頂營西南八十里有衛曰安南城周三里戶口多亦滇黔孔道尾灑高峻可以守會時方擾攘異撰以知永寧州領安南事安南土沃風俗淳民

好行其義異撰素善拊循民甚德之時丁亥春正月
流賊張可旺等陷貴州巡撫范鏞匡國公皮熊遁去
黔中皆惴惴莫能自保集異撰與梁總兵集紳士謀
戰守衆慷慨激烈誓與城存亡會滇土司沙定洲據
有滇藉口防流賊以猓彝扼關嶺盤江於是種人交
錯道路間安南人擾城守置郵往往絕三月大戰鎮
寧州流賊佯北捷聞城中人方交相慶流賊已躡敗
猓至城遂圍異撰率士民死守樓席勝勢鋒城中人
力不支遂陷異撰自焚死城中人多格鬪畢命無一
泥首者後人於城東豎片石紀其名石巖惡亡何漫

澠名與城俱亡矣

夏祖訓字仲有嘉興人也博學有才名崇禎十六年以吏部侍郎王錫衮薦召對平臺稱旨授雲南呈貢知縣會寇氛南北道阻絕祖訓崎嶇馳萬里明年六月始至滇京師不守烈皇帝之變滇始知之祖訓灑涕膺民社殫心力興除利害甚著政聲於時亂丁亥夏流賊入滇祖訓與上官紳士謀聯絡州邑以拒賊六月義旗起晉寧昆陽皆登陴守二十三日賊王尙禮來攻呈貢首當其鋒城陷執祖訓拘擊見尙禮奮躍起以首觸賊繩皆絕賊羣起縛遂遇害妾金氏抱

幼子赴水死呈貢屠

冷陽春石阡人也知昆陽州流賊犯黔滇所過屠城
守雲南行省也休於威迎降昆陽屬雲南以是按堵
他州邑不及也居亡何賊殘忍性成殺降如不勝法
令煩苛民不知有生樂偶語斬藏器械斬畜馬驟斬
竊盜斬賭斬淫斬醢酒斬市二價斬出入城門失腰
牌斬張燈火畜犬防緝事斬重至剛磔剥皮實草沒
其家婦女入局搜山海屠城邑草菅民命無虛日陽
春憂之與旁州屬邑舉義賊黨李定國來攻城陷遂
屠陽春死之亦六月二十三日也

周柔強江川知縣也善於撫循民依如父母江川小
邑屬激江當流賊之入滇也以兵威掠定諸羗邑諸
羗邑劫於威望風歸附解印籍戶口奉版圖以歸誠
用緩須臾死柔強不忍也邑南有撫仙湖湖有孤山
可限戎馬柔強往避焉邑民之從之者五百家賊怒
其不降也屠之人比之田橫之義士云

席上珍段伯美李開芳王家祥傳

席上珍字待聘先世江西占姚安籍爲姚安郡人上
珍以乙酉科膺鄉薦磊落尙節義有古國士風丁亥
四月流賊孫可望等入滇屠城邑斬殺如不勝人重

足立上珍積憤不能平欲舉義顧無足與謀久之得
太和舉人金世鼎姚州知州何思守備杜朝明僧普
惠雅同志期會要約舉義旗明年八月上珍等起姚
安殺賊守備執僞知府傅起麟以纛鼓禡牙復姚安
城聲大義遠近稍稍應之勢甚張可旺懼使張虎往
攻上珍出奇兵轉戰小勝相持久賊衆日益攻圍急
金世鼎負其勇力肉薄賊中堅破陣義兵力盡城乃
陷上珍思朝明皆被縛詣雲南可望使皆駢首上珍
顧大罵賊使寸磔益牙效罵聲不絕賊初其唇口吻
不得張鼓腮頰聲從縫中出怒皆迸裂賊磔人率以

千計自趾及跗必滿百剝肉如黍大布赫蹏上數筭之磔一人率辰至酉不及酉死則行刑伏誅竟日血淋漓屍上行者過碧鷄金馬坊咸色變寒慄莫敢直視上珍忠義受殊刑氣旣絕其面顏如生也先是姚安旣陷上珍父母妻子十許人率先自溺無一生得者

段伯美晉寧孝廉也丁亥四月與紳士宋光祖諸生余繼善耿希哲等謀守城拒流賊時孫可望竊據已再閱月凡城守者屠之曲靖廣西臨安武定四縣也避匿昆池者殺之昆明昆陽呈貢晉寧諸州邑數萬

人也已納欵置僞官吏且格殺駢首刳剔破皮實以草滇人之死者不勝計也伯美曰是賊也不盡殺滇民不止也初却於威勢今民不堪命因而殄之死猶不失爲大明義士也會昆明孔師程謀糾合呈貢諸州邑起義師於是伯美等殺流賊之在晉寧者登陣守會賊黨李定國屠臨安已聞伯美等起義馳一日夜至晉寧伯美等死之惟師程跳身去

李開芳富民人有學術舉明經與邑子王朝賀友愛如兄弟流寇犯滇州邑無堅城開芳語朝賀曰賊嗜殺天下人知之不自死則男爲戮女爲汙矣朝賀頷

之居無何富民陷開芳妻及二子赴井死開芳同朝
賀走松花壩自經朝賀持斧鑿盤穴封埋已就開芳
死所亦自經

王家祥楚雄郡庠生也與弟宗祥不苟言行內外無
間里間器重之丁亥八月賊孫可望使黨王白奇窺
楚雄金騰副使楊畏知出精銳逆戰於祿豐失利家
祥聞之大驚入語家人曰楊公敗矣前年沙賊叛勢
猖獗所過遮東西無堅城楚雄當吾必奎殘破後襄
瘡痍禦方張寇者三年墨守八旬日環長圍三匝食
盡援絕嬰城守人有固志恃楊公也今楊公敗矣賊

項俄至吾屬等死耳與其殺於賊身首異處也誰與溺於淵宗祥曰楊公既敗楚雖誰不死迺東屠城民死慘毒甚賊卽不屠能從賊以賒一死哉衆皆曰然男婦凡二十有九人人懷沙抱石自沈死家祥宗祥外惟之義之道之路以名聞

劉廷標王運開王運閔劉謙之劉廷樞黃氏傳
劉廷標字霞起小字存玉上杭人性孝友湛深敏決有幹濟才善談能屬文賢士大夫交稱之崇禎初上厭薄資格門戶阻抑眞人才國家事日益壞九年開辟召科使內外大臣舉所知人才方輩出而起家進

士者亦往往陰持之十三年汀漳兵備副使章自炳以廷標名特聞召試銓曹署邑丞拂袖歸淮督朱大典貽書曰當路以賢士戲是以國事戲也君盍不破涯浹就之塵中轉輪垤上旋馬使知天下有不可戲之士廷標慨然起謁選得永嘉永嘉浙巖邑素梗逋比至邑大治爲永嘉所未有三院以廉能特薦十六年陞永昌通判寬厚靜穆務以德化人明年威宗殉社稷南都立哀詔下哭臨絕復息解腰經繼龍亭側長子謙之救復蘇會永昌守行廷標攝守事不坐堂皇不識獄兩造至論以事理使平去罷人德之踰父

師乙酉丙戌黔國公沐天波奔永昌避沙定洲亂明年丁亥流賊張可旺寇滇破定屠洲曲靖據雲南分黨張定國屠逸東張文秀畧迤西下楚雄至於大理雷動風颺人莫敢抗爭迎降可旺索永昌印且急時推官王運開攝金騰道與廷標雅厚善二人謀扼蘭滄江以拒賊滇自大理而西地益高山峭峻壁立道險阨一里百折蘭滄水深怒濤漂木石江干石如削兩岸樹桓支鐵絙懸度播蕩搖曳人馬不得相躡蹀可一夫守沐天波說二人解印以請二人正色曰國家印攝於我二人我二人聽上公解以請是我二人

降也我二人受先帝命官茲土甲申國變宜以身殉
今能從賊偷生乎我二人者書生耳義不爲賊屈上
公三百年世臣賊未至而先謀款異日何面目見祖
宗地下且我二人在印必不可得天波慚不復有云
永昌民懼屠戮咸哀請廷標知皆解體乃命謙之曰
東西道梗絕若屬不能生還里開矣騰越阻潞江險
且僻亟就婚偷活草間延嗣續耳遂使弟廷樞護親
屬以西會邀氛壓境人洶洶出入廳事廷標招耆老
語之曰他城降屠亦不免死生有定命若輩何畏之
深也衆皆哭且曰人誰不畏死者廷標曰若謂我亦

畏死乎我欲死也久矣立命酒酒至納鵝立舉卮飲
衆惶恐走起抱持立覆卮地立龜圻衆泣下立散去
入夜治觴延運開飲酒數行起運開大言曰籌之熟
矣惟此路行之爲得也廷標曰敬諾聽人竊聽者私
相慶以二君行亡去一罷可無屠也夜分運開竟繼
死時九月三日也輿僮奔以告廷標曰真男子也我
年大當先今何後耶遂沐浴焚香草疏告先帝疏言
後死罪臣劉廷標從皇帝地下以永昌府印印疏上
又賦絕命詩四絕詩成取素練懸楣梁結爲纒盤身
就縊蹴踢蹬翻廷標體幹素重練未絞短遽絕仆地

客走持掖之曰天留公也毋自苦廷稔瞪目大叱如雷轟客還走避乃盥漱正衣冠閉戶更帛急絞溢遂死

王運開字子朗夾江人也崇禎十六年以孝廉謁選授永昌推官英果剛介人不敢以私干與同官劉廷標趨舍異尚而以文章氣節相友善流賊入滇運開攝金騰副使顧無兵不能戰守人情渙散咸請以印往運開與廷標約同殉難酒闌歸無一語及他事先廷標自經死

王運闕字子遠運開母弟也登崇禎十五年賢書蜀

亂依兄至永昌會運開以家人走騰越謂閩曰弟未仕義可以不死將婢子而西毋居此亂人心曲也閩從之運開死閩偕劉廷樞還至永昌治兄喪厝運開九龍坡弔者悲號嗚咽哀傷甚閩曰此我輩布帛菽粟事何痛之深也葬已復走騰越居自頃賊黨至感歎運開廷樞死欲官其後或以閩對遽命二生往招閩閩欣然就道至潞江中流手幅紙給僕掛膺大言曰我兄弟可異路耶遽起挺身躍入江沈尋丈許湍激波灩洄湧之起色泰然也衆疾聲呼救舉篙權板擲泱流中楫柱相觸閩手揮去之竟自沈僕出劄記

云得我骸附我兄葬處題曰夾江兄弟之墓越數日
得屍沙磧瘴江中顏色如生殯之如遺訓丁酉箋謙
之葬父關坡比嶺遷夾江二柩同穴封馬鬣上賜祭
曰故永昌通判劉廷標推官王運開舉人王運闕當
烽煙孔熾之時矢堅白不同之志賦詩瀝血字字皆
忠孝之言縊練沈江烈烈動鬼神之泣論兄弟可稱
雙節言朋友不媿三忠人因制詞稱三忠墓至今過
者泣下云

劉謙之字無咎隨父廷標至永昌廷標死國事有司
以聞詔廢謙之官迨至己丑冬補趙州學正積官戶

部主事十三年雲南陷被執逼使鬻髮諫之日死卽
死耳禿頭鬼窟能見先人地下遂遇害

劉廷樞字拱斗廷標弟也性耿介言行不苟寇至廷
標以死守土樞自騰越往哭董治兄喪寇逼以官不
爲屈撫兄子於騰越若將終焉亡亥春二月兵敗玉
龍關敵長驅至大理兄子謙之死之樞束髮整冠裳
躡踊大哭曰兄死賊猶子死敵吾敢愛其生乎乃引
絕自絕

黃氏劉廷樞妻也聰慧持大義賢聲著內外有殊色
己亥閏月車駕自騰越狩緬氏語樞曰十五國所存

尺寸耳今棄去百姓男女死不較甚一紀之先耶饒
騎且晚來妾不能待請先君死樞可之是時年二十
有九其子最少者先黃氏縊之死

薛大觀李上林傳

薛大觀字爾望昆明人端嚴耿介寡交重氣節有聲
蠻序城居宅一區分其半教授自給布衣蔬食澹如
也流賊孫可望等犯黔滇所過屠城守昆明爲滇大
府人民衆懾其威計無復之燃香啟六門迎大觀皇
遽遷蒜村不一入城市者十年丙申春正月駕幸滇
遽踴躍歸舊居曰不圖到今得復覩天日也居有頃

朝政紊馬吉翔輩因緣爲奸日鬻爵奸人賈自明行
間王公大將帥不爲戰守備大觀圓之竊歎息十三
年春聞沐天波議狩緬大觀大駭曰去雲南無尺土
一民矣依小邦以緩斯須死他日求殉社稷可得哉
卽日命長子之屏更移家赫村村距城北二十里與
龍泉觀相咫尺觀側有潭潭上樓曰魚樓俯視黑龍
潭碧波澄徹深湛不可測大觀昔村居往往遊其上
纒纒不能去家再遷聚室而言曰我願爲明室鬼不
能爲編髮人我今日得死所也之屏曰父死以義兒
宜不當死孝耶曰汝母在其妻應聲曰父死義焉知

母不死節也。媳睨視之，屏曰：君父母死節義，君死孝，我奈何？獨以生爲六觀，大笑。操雲南鄉音，答曰：得猶言可也。皆大笑。時侍兒瑣抱幼主立階下，聞哄然一堂曲折，旁趨上，問曰：主等爭死名，皆正顧，何以處？婢子大觀曰：汝能殉主，亦義也。瑣大笑，皆出門，無一反顧者。以次登魚樓，大觀捉筆題壁曰：一家六口成仁處，題已擲筆大笑。以次躍入黑龍潭，死。明日六屍相牽引浮水上，手無一脫者。侍兒瑣一手抱大觀幼子如生也。先是大觀女適鄒，避西山及聞髮，當雍夫婦燃薪自焚死。適大觀死之日，云之屏母氏楊妻氏孟。

情事錄卷三
二一
之屏亦昆明諸生也

李上林宜良邑庠生也有至性豪邁不羈雅好學已亥滇城不守宜良土沃地平去滇城近羣情方洶湧上林則日治具縱家人晝夜飲人謂獻歲適然或譏爲樂禍上林不輟也居有頃浴鐵馳且至則率家人持壹觴升屋飲盡醉上林善忽雷彈不絕聲見飯笠未纒停忽雷躍起罵騎士盡怒欲礮欲叢射欲生捕得爭未決火忽自迸發屋薪盡燃煙焰障天日猶隱隱聞忽雷聲比暮里人去餘燼拾數人齒豁就其地共坎壘之江頭村惟片土至今不屋也

以上皆滇南死節傳

文學譚從仁家傳

譚從仁字質先初字先之南豐人也南豐著姓喜聚族居出入里閭間意氣張甚譚氏自宋占籍城東世科第入明尤盛其故家子被服儀節爲邑中諸族冠而尤恂恂儒雅知不知咸推爲長者則從仁也初名從行崇禎間受知學使者榜諸生名筆誤作仁從行以爲言咸謂所易名佳名也乃已性和厚樂易淡然無所好好廣行善事有關邑利害者毅然任之不少阻豐西偏界撫宜邑山林險僻崇禎戊寅寇起封山民洵洵無所措時東粵林公壽芝爲邑宰從仁力請

招壯士設方畧募民出鏹爲援勦守禦費捐數十金
爲紳士晉城賴以完邑通濟橋圯當事議創之從仁
儼捐數百金爲倡有貧無以爲喪者必助其衾棺親
友宗族間救災周急尤皇皇如不及方是時海內承
平久貴介子弟豪舉放曠相尙羣飲縱呼嗷徵妓按
歌度曲以爲樂或鼓吹塗朱粉登場演雜劇笑歌達
衢市燈火煌煌達旦不倦從仁獨恬然自歛飭雅不
喜酒舉杯茗相酌酢笑行客酒意興飄然人於羣中
占壽徵於時齒最少也雅愛書畫古珍玩名詩文集
所善並知名士往還相徵逐評賞把玩從仁口談詩

文手摩挲法物竟日夕神采益旺一時名流交口稱其不可及年三十有九當崇禎甲申國變天下大亂而行樂諸人士及談詩嗜古者風流雲散太平極盛之徵不能復覩嗚呼其可慨也已從仁至是無進取意安步里門不問外事惟理學中有聲實者爲子師嘗誠以讀書行善勿愧清白云支祖萬二公樂善好施有令望邑稱三譚長者遠祖青永樂間徵拜工科給事中高祖鯨嘉靖丙申歲進士鯨生泮泮生嘉言嘉言生近義則從仁父也自鯨以來皆富而好行善俗爲之語曰不竟其祿子孫之福從仁仰承先德益

行利濟事焚券賑饑蠲田租爲邑素封最乙卯重九
前二日賊攻破邑城屠戮焚俘少壯靡遺子從仁時
年老矣匿危樓中獨免夜昏磔血從水竇間脫去已
而享年七十有八視履精明以無疾終故老往往稱
述其事謂爲感應之徵驗云

贊曰余經行望煙樓故址想見譚萬二先生高風邁
不復遶少時得聞從仁懿行及交仲子持歷證其事
又灑然異之從仁一日將之府人定乘薄水漲激湧
至橋石柱渾反側汨水底從仁自水底出若有負之
者橋石柱則從仁所創也嗟乎謂非爲善之報哉

江灣司李巡檢傳

巡檢姓李名如璋幼名仁在官名始易也字子孚南豐人性敏慧而溫厚馴謹壬辰度田令下邑之田地山池有別上中下則壤有分統一邑賦集善算數十人涉旬月積算不能得肯綮仁年纔十五從塾學歸經署解厯階升問而哂之乃布珠盤左右手撥動如飛聲若流澌水觀聽咸心駭數日一邑糧立清攝篆崖郡倖名世驚曰何物甯馨雖唐順之算廬州糧無以異巧者所以不過習者之門也遂延之幕內三年其受知有如此已而挾貲客齊豫聞父馨心中奇禍

重繭歸傾貲脫父難人益以是多之年弱冠念士商
不足學欲起家吏事入藩椽江右素酒樓惟十三郡
七十餘州邑凡錢穀出入吏緣爲奸盤踞蠶食弊滋
多雖典領簿書無從詰如璋乃竭精力且賤勾校不
使邦賦緇乘紊吏雖奸莫能欺隱江西之賦役簡明
皆所手定也歲除人盡醉如璋則取歲入歲出歲存
燃官燭比對稽覈珠盤聲達戶外余方伯廉得之大
獎賞藩服大小事多倚辨焉甲辰歲大饑令下發倉
粟賑如璋以各郡邑十年來積穀餒金合萬兩積逋
不能填請以作賑荒除豁用是郡邑追呼以息先是

滇南軍興催科亟江浙士紳多逋負詔以名聞坐觀
望削籍終身不復江右踵其跡冊已繕真如璋捧冊
進曰易輸者賦稅難得者功名請以新征抵舊追宿
逋以實新糧一轉移而保全士紳無算方伯是其言
而止如璋未嘗一宣洩而有德色其見信於方伯蓋
以此丙辰注選得嘉定江灣司巡檢其職宋初爲忠
翊承信郎今則督率游徼斗食之佐史所行文書可
否事自管轄境外一不得有爲而江灣並顧逕分轄
各百里接上海崇明壤濱海上寇時時發官斯土亦
極難矣巡檢至則目規心計計里建烽臺築三土城

以居弁兵守戎至欲擴大居民咸爭文武大吏莫可
決巡檢曰海邦之地賦重價高人且滿寸土寸金也
擴之則輸無田之賦民所爭是守戎不能難而規制
以定民田之坍塌於海者例蠲租巡檢履畝丈量留
餘地過多吏怪之答曰餘地皆潮沙所衝立坍塌
沉而後告無及也大吏心服其言猶戒以勿徇民而
隱賦嘉定田畝征三斗明初沒入沈萬山田賦僅一
斗上官以爲言巡檢曰水無所洩旱無所屛賦宜從
輕且由來非一日矣有嫂訟其叔據其田遂自經巡
檢判之曰厚葬嫂而歸其田使死者瞑目人皆稱廉

明焉有挾幻術攫人金能脫桔萃而拯者逮捕北上
舉巡檢監督乃釋其銀鑰第遣健卒躡以行盜曰正
人不能以左道欺吾術窮矣會江左大吏屬所部各
以豪右報一時承望風指爭偵探受金營解巡檢獨
曰江灣土瘠民貧勢力均敵豪無所豪強無可強脫
誣陷居奇心所缺上臺所惡也一境帖然其明達法
理聽政治劇診視死傷皆重民命掩所部齒豁特多
其勤勞王事十載中轉運度支金四千里間日夜慎
慮如是且七未嘗有意外患冗散所避忌者運京餉
實主持於滿稼知所以避忌而不避忌不謂之獨賢

耶且竭心力奉職其效皆彰彰如是宜上官特舉而大用以裨益於國計民生必無先於巡檢者顧昧心盲目猶且劾之此巡檢所以投劾而休脫職事於服官政之年也自是優游家食不一及官常事常捐百金濟友於當厄未常有餘財而如此邑親族如趙公安希階李衡山長祥宰巖邑皆以禮延亦一往非以其習政事知掌故故實莫或過乎且心存於利人所至殫力宣猷著實效尤莫與京乎世之苛於論人以仕非科目不得謂之正途雖功高天下不見稱於士君子籍巡檢微員一雪此言耳休官三十年居貧目

忽肯然服見其季子灝饒於庠著四書解行世孫延
芳弟子員高等觀世之正途於子若孫蔭不蔭必有
能辨之者

論曰古帝王舉人於側陋而賢才輩出及論門第重
科目而實用無由表見天下之治少亂多不以此乎
程明道以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李震亨謂士苟精一藝以推及物之仁雖不仕於時
猶仕也數學雖本黃帝周公然不過六藝之末巡檢
之籍不列搢紳儒林戎政中顧世之稱鉅公學博爲
世虎臣其姓名爵位赫赫在人耳目者求畢生之政

治能如巡檢十年之一二得乎哉而知巡檢者顧出於一藝之長從事之末何人之難知而知之不易乎巡檢不幸求知於世乃不得如一藝之長從事之末猶幸而有知之人也可慨也

王文佐傳

王文佐字君選南豐人南豐當明二百七十年以翰林起家者二人王璽其一文佐則四世孫也世業儒父居易端志行從程山講理學文佐生而英偉神采異凡兒性和順笑啼不苟學語時父口授書能成誦稍長父講學歸舉知能之良在善擴充文佐從旁錄

然聽若有會心者取皆羨爲可教不但其親色喜也
甲寅滇閩變寇蜂起民竄散山谿險遠間百物貴且
乏於時年十三饒心計廢誦讀懋遷給家食備甘鮮
盡室苦不知地之辭價之昂家之貧者十有二年且
逆知其養不徒口體也父病則延醫購藥日走百十
里喪則哀毀骨立盡歛葬祭禮不減城居而家益落
弗恤也念生殖莫如服賈乃挾貲徧南北審時度勢
變通以中要會人之智竭能索而不得顧獨得之歸
而取復故業家足衣食母饜飫甘旨擇師以教子癸
酉遊秦曾設新例捐粟賑饑咸慇懃捐至學正在事

論其素尚義有季布風今力卽不足宜更爲子孫計
乃弗從者豈非以年少而學淺入官爲之計者害之
也識者推爲子孫計善無善於此矣母年行七十憐
愛季兄甚亟往迎歸同斑衣舞母喪一如喪父日且
築聖室廬三年墓於時歲凶喪次中指揮幹濟糴粟
以賑已而大府郡城各首邑及父母邦咸捐米賑之
之法先期白以五日一給給則先婦女次老幼最後
殘疾人雖眾無躡踵摩肩患四方遂推爲良法有語
之者口君好義才力雖足勝然人之緩急禍患苦痼
癥於身素所敬信者且不言而喻尙義則尙義然均

非以報德非以市恩尤非以權子母無所爲而爲而重費於以竭夫財積命之膏也生有道而用無度宜羣起笑爲芸人田而舍其田一何愚且騷之甚也文佐默不答色怡然也白公潢之撫江右耳正直名以國計民生訪乃陳以六事救荒無過於社倉必里社自立捐粟在樂輸之民歛散必里鄰之衆賑如朱子之法皆不通聞於官吏是則救荒之實策身隲於郡邑先捐數百石爲之倡此其一大比之年江右解頤不及楚越而人文過之當興舉之賢能多困於限額乞疏請廣如楚越此其二視江右學之劉文宗琰鑑

空衡平登峰造極而祀典久虛請準祀名宦以爲儒宗勸其俎豆牲牲身任助所費此其三忠孝廉節之旌皆盛典也而旌婦女爲尤多則但知有母者營求切而受包苴賂者弊竇多請嚴諭州縣士民保舉必公吏胥索詐必禁遠則重罪此其四彭蠡水落則澤路必勾曲舟每覆於旁風必在颶瀾左蠡問其地舊有救生船而舟子貪殘冒手援之美名行下石之罪惡請責成都昌星子二縣勒令地鄰洗兵確查其有人船俱救或船貨獨存分別詳報以定功罪又沿湖打草船名爲糞田實行夜劫乞令南康府通行各縣

毀舊築新則鄱陽三百里內水陸皆膺拯水火而登
衽席此其五時俗貧民溺女奸邪棄男傷天地好生
之德乞令七十八州縣多設育嬰堂以廣好生德身
願於本郡邑捐涓埃以助仁政此其六白公覽而大
稱歎謂爲體國經野切中時宜以次採行矣已而口
陳郡邑事曰南豐在郡五邑中田賦人文次首邑而
考取儒童額在三乞疏請廣額於時各當道咸集公
大言曰伏羲執言爲國爲民不謂之賢豪間者不可
也有笑於列者以品題猶未足公曰智能行其德力
足展其才亦已足矣先是文佐父學優志廣而未能

表見心每傷焉及其身功於爲義若唯日不足者其助橋工修會館置義塚應人之急濟人於危固不吝金錢皆推愛敬所及而各當其可斯能人所難能已至於修祖塋兆增置墓田篤於敬兄愛猶子則性分內爲所當爲也其子有七孫林立和順穆穆雍雍守庭訓一門內無一不進取世路之險側宦海之風波庶乎免皆作法之所遺已年六十有六以病終正寢惜哉未滿其志願也已

野史氏曰學必存於心心必見諸事耳目口舌其後焉者持躬苟不能論世亦不知則學之爲學遂無復

見於天下人莫重者身家亦莫急於衣食安坐端居
無間矣勞心力以殖貨財其候時轉物致遠窮深經
日月出入地所經營日不暇給而處心應事有大過
人者乃以經術經世律之不亦過乎世之名儒守一
經以求榮一命其升沉得喪咸委之命况乎其他吾
不知學之負人人之負學也可慨也

處士陶之典傳

陶之典字五徽別號憺庵世爲楚長沙甯鄉人父檢
討汝隸與益陽郭都賢交最契各以忠孝傳其家之
典冢子也生有異徵天性孝而奇英敏舞勺試冠軍

明年食籩肆業瀛溪書院材名藉藉於遐邇癸未闈
賊陷楚北南人罕遺子時檢討宦粵新會之典奉母
避桃源深處兵寇交訐不知也之典之選入國學也
敬業樂羣皆楚北南譽髦士不十年躋九列而位三
公者多矣人爲之典惜之典怡然也丁亥潰兵肆掠
人無所逃命揜討深軫念不憚艱危往撫諭之典媿
恨不身隨援手識者稱孝焉壬辰仇怨鼓貪殘誣成
大獄之典請身代不得則走南北謁知交暨朝列咸
莫能湔雪計無復之有告之曰昔能殺活李東陽者
慕康海海不修謁東陽不得生友道且然子其圖之

之典立往謁初若無意感篤孝爲訟寃釋繫立奉父
還山讀書談道樂天倫樂畢生平志願足矣明年洪
經畧以之典才能薦力疾固辭辛丑年強仕不出戶
庭久祖父孫三世肆力詩文各著等身書檢討雖耆
年心耕筆織榮木堂集海內家傳之戊申周中丞奉
詔徵山林隱逸舉之典以親篤老莫能應固勸亦固
辭安親王祝師長沙庚申以書幣聘虛左待講易論
史外他不與聞明年班師載後車傳經授業禮數隆
容莫與京也明年父八十請假歸癸亥父疾篤侍湯
藥廢眠食者七旬日號天請命如先是三十載不得

終天訣痛哭數絕幾滅性其情文備極甯三年墓葬
祭哀傷感路人而變邑俗皆郭郭也而當事欲以上
聞其亦見之不廣矣初郭都賢員人倫鑒以父執折
行革爲羣紀交老且彌篤之典則退就後進列禮益
恭義益重輿論以古道於今爲庶見云江右樂勝無
素也耳識義聲舉妻子寄食則惟宅分田妻死則厚
葬子幼則教養迄成立而施不倦宜仲子煊受江祥
劉羽述寄託語詳張孺人墓序中雖破產而內外無
尤忽世德之延綿此其一已一邑稱義一本稱賢三
黨稱愛如隸稱慈其性分之仁心義質有固然者然

非之典體親心烏至是是則稱爲孝之純也亦宜
野史氏曰度事可成而事其事量力而爲而爲所爲
小智倖名非夫也人之際多難臨大節類多險阻艱
難危疑珂坎必閱人多而歷年久皆足變其心嗟所
守臣焉不盡其忠子焉不篤其孝蓋志不能帥氣豈
能以感天地而動鬼神古今坐此者多也之典於壯
歲於青年隱忍艱辛置死生度外皆三載成人所不
能成爲人所不及爲知有親而不知有身且善保其
身甯俞之忠忠而愚之典之孝孝而愚者非耶

大賓郭維始傳

因心之孝行於家愛敬之俗成於里以能和順其鄉者則效可以風天下古先王之教萬國必先於鄉而禮必隆於鄉飲酒尊讓潔敬必備於賓者意至深遠也孔子曰吾視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其是之謂耶大賈郭維始九江德化人也性警敏而篤孝兒時能視聽形聲外隨父兄學曉暢大義不屑屑章句偏習輒能文文輒驚人非有意也世父希俊以文庠故武中崇禎壬午科角弓犀兕請纓之氣赫然乃弗一顧時年未舞勺也念天下多故郡當吳楚交士馬去來無甯日身席祖父蔭雖咄晤雪几風燈下往往懷

簾燕憂明年左良玉兵變城市墟士民鳥獸散家遂
破隨父避德安故里三載始還郡荆榛滿目父時年
雖富同懷羣季多身爲元子莞家政匪異人任遂捐
棄筆研治生事不以世亂食指多費用不貲貽厥考
憂遂蚤夜持籌計奇贏舍末事本積歲月以次豐亨
堂上之甘毳盡室之邇衣同食歲時之贈荅賓從之
供億下至布帛薪蔬莫不畢具視田宅之良者買之
同產弟維炫維燦維燧之婚嫁畢之糜金錢莫可數
計皆出於心計慮靡不周舉無失策用能當轉徙流
離後二十餘年間門戶家聲日以大人莫不多其才

而歎爲難能也甲寅滇閩亂時誦遺父喪殯葬成禮
致數郡客有家翁伯風而食衆生寡率子貸應其仔
肩家督不弛也如是六年年始衰乃均所買田四分
之而獨任所舉債家分異自是始又三年內艱治後
喪埶前不少殺家於是中落不恤也有詔之曰物力
艱難之日君喜排解飢給食死給棺焚券還遺金戚
黨脫坐繫完全夫婦皆好義行利濟事然素封豪舉
罕一爲之君勉力而力竭其如易所難而輕所重何
天性之親惟兄弟童而鬪牆亦惟兄弟君年垂指使
愛弟愛猶子一子髻齡不爲計不幾失於慈而偏於

薄乎日子以義所當行可不行乎父母所愛而不愛
非不愛弟不孝乎親也友于兄弟爲親而友于也吾
知義不容辭盡心力斯已耳貧富有定命吾行義所
當行子言非所欲聞也居無何風逋莫不償衣食纔
足而義舉無改其初壬申九江舉行鄉飲酒有揚言
於眾者曰鄉飲徒具文彼結納而揮霍雖不尊長養
老不孝弟無不飲於鄉求六行之大賓非郭燦華不
可眾皆曰然舉之燦華者維始字也

贊曰陶朱公之才之大也千金不易致而致之者三
其積也無從而知之其散也無從而知之大賓豈慕

陶朱者耶積有爲而積散有爲而散乃適與之符耶
雖端任恤於其鄉要皆以成其不匱若大賓謂之純
孝者非耶嗣子光文爲予言歲儉族子二日不舉火
以告呼婢探盎中粟婢以可充一日對則顰蹙曰舉
與之昨日不食較明日不更急乎嗟乎是亦難能已
去推有餘者亦已遠矣

方于光家傳

于光姓方字垂裕號澄嵐先世德清人永樂間徙居
大興歷五世諱天敘者始補順天郡庠生天敘生從
哲希哲神宗朝從哲晉中極殿大學士卒諡文端贈

三代如其官希哲爲諸生積學有名生士洎歷官饒
州知府有善政生子三君其長也君生而穎異弱冠
貢成均當世代變遷學不輟登順治乙酉賢書己丑
成進士除知蘄州蘄爲楚門戶先是流賊充斥已而
左良玉兵變焚殺無虛歲田野荒戶口藉燬棄有司
徵調無度豪右侵軼民失業散逃其不逃者相聚依
寨居頑梗不率於是徵輸調發無所出負固而難化
官其地者號稱難治君至誨諭周詳誠於撫綏百姓
翻然革故習君更訪求民間得天啟中舊冊始正疆
界均徭役殘黎得安其生業皆曰吾刺史公之賜也

方七闕月境內大治乃以父憂去服闋補知商州
在秦萬山中散流寇盤踞地城市無炊煙百里內外
不聞鷄犬其彫殘較斬爲尤甚君招徠有術流民稍
稍安集政治清簡與民相休息居無何以舊令事落
職崎嶇歸里門六載泊如也按驗得溢雪起知陳州
君至是凡三爲刺史矣然得之不色喜瞿然曰昔汲
長孺治此吾甯負古人爲治行尋最中州八年如一
日報政著勞績陞台州府同知受事甫月餘寢疾終
官舍時年蓋五十有三也君家學有本原性孝友於
親族師友間特厚周衣食之不足者資遠宦流寓之

不能還鄉者曠陷於罪者扶植孤寡之遇欺侮者自
起家科甲日不暇給尤寬弘不計人過凡急難顛沛
中雖夙怨且振之才尤堪大用任巖疆安集流亡疆
域以正井稅以均催科撫字益於上無損於下其理
煩劇綱目畢張治楚治秦治陳如一轍也惜委頓於
州郡不克大展其才可慨也君沒後三十有七年子
伸揚述其生平是可傳也乃爲詳次其事歸之

論曰余讀光宗實錄反覆於所謂紅丸者而致歎盈
廷之論之失平也夫帝方彌留憑几命召李可灼此
時文端安能止而不召乎高孫諸君子號稱正人其

持議也遽以趙盾之罪罪文端豈不過與文端和厚有餘所不足者明決耳今觀于光歷試州郡皆有成績以視厥祖可謂克家者已

孝廉張之治傳

孝廉姓張名之治字陳安小字乾楚湘潭人父豈石以戊子鄉薦令無錫邑人稱八十年中神君者語詳其邑乘孝廉生而穎異軼羣三歲學語試以祖母伯叔父母誕生年月日一過詰之百不一爽祖母喜曰行年四十四抱是孫足吾願矣祖母素嚴毅顧時時依膝下齟齬不好嬉而好學強記羣兒中岐嶷莫或

四年十三仲父爾石得雋於癸酉至是宰高邑迎祖母養欲攜行難其離母孝廉揣度告母曰祖母年高喜弄孫欲順適往旋往旋歸兩全兒職耳祖母喜喻於無言且非一言動偶當於心已也比至叔父蔚石捷南宮讀書中秘明年隨祖母還里念家世書香祖父伯叔聯翩起益力學旁及家事三年應童子試青其衿甲午登賢書探聽以名聞跌足曰誤矣季父蘇合何蝓蟻微幸之有榜放識者指其名曰是孝子也名與實符也無媿孝廉也明年隨父上公車丁酉舉婚娶季父秋闈中副車孝廉鬱鬱不樂隨父計偕僂

得竟失歸而母氏病篤問藥求醫盾封身禱靡不至
延數月而母卒哀痛呼搶惜絕移時不欲有其生祖
母以大義責開陳備至始強視息苦塊中啜粥不茹
葷不入內而經營喪葬阻勉拮据兼盡哀敬入侍祖
母悲感中委曲勸慰百憂百役萃一身身之疴羸瘦
削不能支無問矣明年幼弟殤無服而慟哭哀號如
喪母嘔血數升形日消樂疾止旋作見聞咸稱世孝
友而孝廉年少篤行爲難能云明年秋省親無錫未
幾祖母凶問至痛徹含飴三年哭三世貞疾加篤猶
以父行皆簪纓鵠起曉夜伊吾搦管課弟之鴻經義

未常以疾解明年舉子距台迤五年也於是父內艱
公私積負不能補星奔不克行而天性疎脫素輕於
財雖物力艱難而重偏在義二十年來所揮金不可
數計而產業未增食衆生寡當財盡於俗侈人貪之
日此孝廉督家政久閱歷知情僞欲裨補闕漏而節
制於出入以全一介之嚴所日夜關心而不容以纖
芥忽者病越深而不能起雖有倉公莫之瘡也若夫
利以和義孝廉固已計之審矣壬寅舟歸卒漢上時
年二十有六遺孤一乳名錫歲甫一周

外史氏曰聰明爲入道之門孝廉英敏而力學慈孝

性本直身年三
三ノ
之誠不患不足而或過之天假以年當不知其所至
嗟乎人在賢不賢而不在命之修短然則無錫之喪
子去西河之知命不知命居何等也

鄒節婦傳

節婦姓吳氏名珏京口吳萊公女也京口枕大江山
區水聚會太平極盛時人文蔚起節婦生更代先六
載父兄蚤有聲海內鄙夸一世而特愛節婦節婦天
資淳厚特穎異襁褓受教輒不忘稍長好弄筆硯兄
笑曰汝亦欲作女博士耶凡刺繡織紵見無不能若
所素習者諸技巧類是率非所好雅好古書洞晰大

義時時爲家人講說神解若天縱是時年十七歸呂
子鄒壽翁父季淑念壽素疴羸好學窮日夜不寐往
往患之比合卺益讀書不輟疾復作節婦侍湯藥衣
不解帶者經年壽竟死節婦痛哭欲殉婢覺以告翁
姑防特峻志不得遂卽絕不飲食家人進糜粥卽屏
去號躑震喪次母亟往省視姑具以告於是母氏曹
姑氏鄭同辭語曰我兩人老矣汝今死兩老人能生
耶汝夙孝今以夫死忍令兩老人亦死耶語未旣兩
老人同哭舉室聞者皆哭當是時節婦絕復息聞母
同姑疾聲哭瞑復視母同姑更語曰待我兩老人死

汝行汝志未晚也節婦乃領會守益密不得殉強起
旦夕臨哀號失聲鄰人聞哽咽聲涕輒下母欲且歸
甯節婦曰守志者不聞歸母家也母領之於是盡撤
珠璣縞衣蔬食和柔聲色以承順翁姑翁姑忘失其
子也以是閭里益知其賢賢者爭效慕浸以成俗服
閔同里有問於鄰嫗者嫗曰我固微感之曰守志良
苦曰此定命矣苦固所甘也無積聚奈何曰守志豈
在家之貧富耶未舉子奈何曰守志豈在子之有無
耶有子則守是守子非守志也於志何有語旣忽怫
然曰我與若鄰也宜知我若所言云何汚我耳禽獸

舍靈從一而已更二庭之婦爲禽獸羞若所言云何
去毋復我見問者張其口不能閉尼有款門請謁指
柱間琴曰無絃不理幾何時曰未亡人不理久矣不
計其時曰長齋甚善不事佛不剃髮無益也曰未亡
人不舉酒肉爲吾夫非爲佛也尼膜拜反走於是時
年纔二十姑與母謀置嗣以成其志會族子鵬生立
之甫彌月禱歸哺乳保愛甚於出腹念翁姑老子幼
食貧無資非治女紅積纖微無以爲生計初學繪事
於兄工特甚乃布繡紋黠綉增華人人爭購得之以
是持鍼綫往往達旦睫不交倦不自支燈火燎椎髻

稍覺僅僅拂去。緜繡如初。曾歲儉自食。雜糲糠舉。精
繫奉姑。餘以飯兒。日就學舍。固不可飢也。兒偶違命。
輒自怨艾。淚汪汪下。里媪曰。與爲慈母。何如嚴父。曰。
非不知慈且害之也。之子後青也。易失於嚴。不忍也。
里有新寡。日誦諱其伯氏節婦。問何故。曰。伯催孤兒。
租自便其私耳。曰。汝子伯之諸子也。伯庶諸子。日方
長。租幾何。而傷世父心。不可。且子幼。必假手他人。利
他人。與利伯氏孰善。自是不復聞惡聲。廡下有悍逆
婦。姑躬炊奉湯沐。惟謹。小不愜意。婦吼聲不止。居
有頃。習知節婦孝其姑也。愀然曰。我罪上通天矣。節

婦數十年寡居其嘉言善行足以感人心而正風俗多類此姑一日病醫弗效剛臂肉以進姑霍然愈嫂氏范從締衣中稍稍見創痕詢得其事驚歎起執視痕且有雨蓋在室爲母割者曰痛何似曰不覺也嫂曰宜乎兩老人痛汝矣爲女爲婦如此而深自秘藏歷年數十雖古史所載無以加矣今年己卯節婦一周甲子而顛毛盡白老於兩老人云

贊曰余遊瀟湘間鬱鬱久邂逅交吳西潭雅相善朝夕過從具得節婦生平事西潭蓋節婦兄其言之詳也固宜天之生人眾矣婦人之性陰柔不剛與物而

遇其乖人道之常者何限不幸而失所天能守禮義
寡儷以終身足表見於一時憂憂乎難之況貧而能
養其親死而爲立其後百折鞫難以興衰繼絕此託
孤寄命不少概見之君子而得之深聞少艾之中其
所遭雖不偶而勁節高風與世之幸而與匹情老飲
食男女遂其燕婉之私不幸而天閔良人屹然自立
於人紀淪亡之日其得失難易相去之遠必有能知
之者自古志士仁人存天地之正氣不過盡人道所
當然不自欺其志而名或湮沒不傳或爛然天壤法
天下垂後世立懦廉頑其初念皆不及此此其爲難

能矣苟息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媿於其言陳亮曰
五十年間無一豪傑若節婦者豈其人哉豈其人哉

劉烈女家傳

烈女珍英者南昌劉永參之女年十五許字新建萬
承雋未昏也既聘之六年戊戌請昏期卜秋中後一
日吉而承雋先三月以病卒訃聞越四日烈女雉經
死先是辛卯生母熊喪繼母萬鞠之如已出以女能
孝得歡心伯母羅寡居昕夕就學女紅問節烈古今
事則剖晰指陳既嫁而守貞歿世未嫁而決死殉夫
若爲節婦若爲烈女往復辨別如黑白區分家人第

以女博士晒之胞兄武蕙語次及文文山謝疊山則
津津喉吻慷慨憤激有丈夫氣比承雋凶問至則更
衣請往弔不得則入室自縊以救甦明日又縊父持
之哭曰兒何忍棄予死女亦哭曰父何忍令兒生大
父運琦語之曰死固不傷勇然而祖而父無財力不
克爾旌揚死恐身與名兩失耳女曰孫不惜身何身
後名之有明日守者疎一縊而絕

外史氏曰大莫大乎死生人物皆知不免也必爭之
呼吸之間爭之得其所者死爲輕莊子所謂殤子壽
於彭祖也細故小廉古今之舍生赴死且多矣衷之

以義不失其輕重者幾人也。今夫女子從夫視人臣事君，一日冊名則休戚與同在朝，在野無分也。比干於朝，寧夷齊於首陽，二而一也。苟免偷生，除一死而終不免死，徒失身一姓二姓而不止，供千百世之非。嗟！世子孫所諱言，則幾微之際，貪生之一念，來辱身敗檢之無方也。烈女天性之高者，吾之徒運漳詔之曰：守志善矣。歲月之多，時勢之變，殆未易能。豈非有見於愚下之易玷，以玉烈女於成耶？烈女豈不計之已早耶？

楊太君家傳

太君河南澠池楊四美女也生而謹厚不苟言笑稍長習女紅執勤不懈事父母以孝聞同郡太傅呂公晉兵部尚書中忌者言拂衣歸年未艾念胤嗣未廣求賢媛聞太君孝有聲以禮聘迎居側室年始笄溫恭靜穆藹然也屬家方貴盛嫡郭淑人善持家政矜重禮法諸媵婢恪恭厥事無怠媮言動服御罔敢少踰度家法肅中外井然太君循循矩矱側身等伍中下至女奴婢子多賢之事田太淑人惟謹善承順尤能得郭淑人心莫忤於神明有謠詠淑人往往推劾太君直太君卽聞不一標白淑人益以是重之同儕

于氏雅不相善太君不與校退亦無齟齬于尋短折
居十數年間語次及于氏有爲牙欵不平者則曰人
已亡年已遠又何校焉性澹泊於物無所好華靡粉
黛積不御故生平無所競其天性則然崇禎十四年
李自成犯洛陽城中分地守太傅隸北城日夜坐廳
譙淑人及太君倡脫簪珥市牛酒饗乘障者於是家
壯賈勇夜縋城擊殺賊常數十級城中人固有固志
會兵官貳於賊城垂危太君隨淑人踉蹌北渡河營
將羅泰尋開門迎賊時正月十九日也城陷太傅死
之淑人及太君雖免播遷踰涉數載始歸新安之袁

家山家既落亂後無與馬家人婦子悉步足崎嶇山
險升降蹙躓不能勝太君從未常色艱難也諸孀子
竭力營餼粥家人羸癯常不給採山蔬野草合勺米
雜煨之刺刺喉吻間不能下相對寒噤涕淫淫被面
太君則旦夕操作以身先僮婢色怡然先是太傅旣
殉難襄葬事太君年豐少侍巾櫛之日淺無所出非
有旣責嫌無身後望家懸乏恐不能任艱苦淑人微
以意諷則默不答惟哀號酸槍飲泣不能止淑人默
喻之及淑人終內寢則柴毀骨立無間哭臨太傅人
以是知太君之情出於至性益較然矣久之太傅二

子皆貴迎養皆致敬皆如生母五十年中願復嫡子
孫男女襄婚嫁者十有八人諸孫則鍾愛履恆履恆
常語人曰李令伯謂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履恆於
庶祖母亦云其感人類如此及寢疾一日見輿馬儀
仗若太傳來迎者遂卒時年七十矣太傅名維祺諡
忠節事詳本傳中

贊曰詩首二南而小星江汜孔子皆有取焉史自范
曄始傳列女然妻女之外無聞聖漢數百年豈媵妾
中無足當記載抑以微而置之乎何與聖人刪詩之
旨不類也夫忠於國者位不在乎崇卑篤於夫者子

不在乎出腹不爾則存形跡爾我之私非忠義之極
至求名節之完也難矣楊太君無子而子子孫孫生
事喪服雖屬毛離裏何以過焉惟無私者能成其私
太君之謂乎太君嫡子孫世爲臺使者緩恆少病積
聚又患苦疔疾氣蒸於日不可近太君撫摩傳藥久
而無倦鼻之於臭太君獨無所畏惡乎宜乎履恆到
今言之涕下也第五倫於己子兄子私不私視太君
得失何如也

漢陽蕭節母傳

楚戊子鄉薦第四人靜作聲嫡母氏陳年二十八

稱未亡苦節三十有五年作聲雖舉於鄉居貧有
守痛母氏教育成立冰霜操不克請旌表與豪勢
高贊齒憂傷抑鬱形瘠頰黃十六載人不知其非
出腹子也感而爲之傳

節母陳氏黃州郡庠陳華陽女也幼秉姆教明理而
持大義習女紅暇則涉經史歲丁酉歸漢陽蕭正烈
克盡婦道會尊章皆蚤世惟大舅高年相夫子敦行
孝養大舅益愛孫忘失其子也明年督師洪承疇畧
定南方地規進取用人不次正烈年纔十九以故舊
子姓備員行間入演授佐楚雄令非正烈所擬也年

少性剛視世無難事宦海中束縛一官丞負人矣癸卯拂袖歸豪舉益盛初康于歸待年有姬媵至是漁色揮金羅佳麗而善怒使氣人罕所當意雅敬陳才德非徒以堯家政起糟糠而齊己也間以承大父歡謹身廣胤嗣規其夫夫韙其言凡盛怒聞微辭必立解以是內外親黨下至僕婢咸德之丙午大舅喪哀禮備至內助爲多焉再期媵媿身方始生也聞啼聲大喜曰吾兒也懷抱歸其室鞠育懇勤靡不至惟無如乳不生漣耳睜盤學語教皆以正蓋作聲也辛亥正烈病亟以午日沒陳捶胸痛哭不欲生眾媵妾提

孤兒置其懷曰蕭氏存祇此一塊肉爲死者死死易
於生爲生者生賢於死乃愕然曰我豈能賢守志
立孤吾分也吾爲其難若輩年正少及今各改適毋
令疑吾夫以近婦人死也衆不忍去節母不忍留也
時時惟攜孤兒向靈牀哭哭無依倚門內外相齟
食以覓孤庭弱弗與校而家中落有爲危言趣重嫁
者節母以背夫則不義棄子則不仁舍可傳之子則
不智乃大書誓詞門屏間曰妾去妻當留夫亡妻當
守忍將側室兒輕付他人手兒命卽我命兒成我不
朽勸我改嫁者是卽猪與狗自是人皆息喙矣節母

闕明詩歸有張節婦辭至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眼
目黃泉下之句再三莊誦誦且笑且哭哭且使其子
聽子幼少淚淫淫下露衿也家日益貧益操作歲擇
師課其子紡績縫紉供束脩膏火費誘教其子學益
力其日孳孳者嚴焉不傷恩慈焉不廢義以督之於
成立三十餘年百折艱難行其志而志益堅足以貫
金石感鬼神視世之鬚眉丈夫有能及焉者否耶有
嫗以松筠歲月合旌表則衰綸桌楔安外門輝煌金
碧耀觀瞻目今鄂渚城相望也國器學優南圖九萬
度越其兒孫遠矣曷不請節母曰節至於苦非求名

也死不能對夫地下坊雖高百尺樹之風聲射之正
鵠也歲乙酉無疾終內寢時年六十有二

論曰易言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者凡含氣皆知而
德之也然物適成其物鳥獸適成其鳥獸則教化有
所不及也而後知庠序學校之功用高於造化爲多
彼人倫不明者不知也身不生空桑不出嫡母腹而
孝過於出腹且欲表其母於久沒後家奇貧而不少
怠懈彼徒知有生之者無問矣科目中明人倫大義
如蕭孝廉者表章不及則表章者伊誰也

豔貞劉靜玉傳

豔貞者金履亭姬劉靜玉也靜玉名瑛生三原豪華地性貞慧恬雅幼習詩書刺繡善奕工繪事妙解音律多技能而丰韻自如古所稱美而豔非靜玉不足當之未及笄父母保愛甚五陵年少四方豪貴客聞絕代姿爭委禽營金屋貯弗許也壬申張觀察魯庵承制府命迓余至秦廣坐中論才士佳人不得耦因及羔雁千金聘靜玉歸履亭事津津不去口坐客傾耳聽於時履亭年強壯受知制府制府率勲戚地望尊嚴統秦蜀二行省位二院諸總戎上而委任履亭專奏告機宜小大事傳喜傳怒出納司喉舌此其才

見知於有識也固宜履亭名坦越產世家子魁梧蒼
白體幹雄什伯人中挺然露頭角饒幹濟喜任難事
慷慨結納揮霍金錢不介意莫不推爲奇男子顧循
循謹謹無世俗矜張態人益以是重之是秋禮迎靜
玉歸西安琴瑟之調極閨闈樂可知也靜玉定情後
斥鉛華勤操作以相夫子結駟連騎塞閭巷酒漿滿
滸竈突煙不得息雜佩問遺周人急賢聲藉藉者五
六年而日以齊女之戒懷與安者勗履亭履亭亦以
徵四方逋謁賁郎選皆不可斯須緩丁丑以浮家託
友人而之蜀之楚之吳之閩輪蹄徧四方此其爲履

亭也履亭有賊王揆亮妄意靜玉挾厚策而孤居奇貨易侵凌日喧呶詭詐庚辰踞所居搆其僕婢靜玉立遷依母氏以紓其禍已而揆亮之宗慕溥令高陵且欲搆以媚權要百里侯威令去強暴何啻什伯靜玉立築土室居以死自誓穴竇納飲食母氏外其聲容莫得而窺焉已而浮薄之豔羨者聞二王伏冥誅相戒鬼神所呵護窺之且不可靜玉安居土室十八年丁酉履亭以子貴且倦遊寓楚間而歎曰是永霜操也李益元稹豈丈夫哉立迎靜玉母女至自三原歷年二十有一攜來粧具其合歡被依然也

論曰袁閔以四世事漢位三公避亂居土室十有八年古忠臣之全身完名節如閔者幾人也靜玉閔中一女子耳非有名義綱常之重而守身之嚴歷年之久與古忠臣同揆一轍夫何修而至此耶理之不勝欲也多矣平居侈談節義能持守於俄頃未必能以終日苟逼之以威誘之以利方藉口無罪且以居功者何代蔑有賢者不幸值此則斷胸絕吭引決自裁而外計無復之而古稱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又遵何說歟夫身爲一己之身當守也身爲君父之身尤當守也可死可無死之間非善守身者莫能自主

故舍生取義者死賢於生全名保身者生賢於死若
袁閔者土室而死不可及也若靜王者土室而生尤
不可及也

懷葛堂集卷五終

懷葛堂集卷六

南豐梁份質人甫著

議說題跋書後

貞靖先生易名議

古之易名也雖天子大行惟其公不徇其私南郊稱
天以制諡是也有其行無其爵不得有諡禮制固然
然禮以彰輝也諡何可廢周有逍遙宋有和靖國典
有逮及勸善也善推周公之制也德國王先生卒其
鄉人相與謚曰貞靖按諡法清白守節曰貞寬樂令
終曰靖先生之大節在高尙其受社也在考終命或

曰諱之制質者一言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二言不溢美乎曰學問之勤經綸之大而以不仕終若先生者衆美具焉二言者稱其至者行浮於名非溢也曰禮云已孤暴貴不爲父諱曰易名出公議三代之直也制諱之日先生之孫元衡猶未貴也曰賤不諱貴幼不諱長諱不受於君烏乎公曰此其爲公也南郊稱天所稱者天稱之者誰也褒揚而不過私而公也明乎此則鄉人之議私也而非私也於是乎議

炳文字說

丁亥冬司馬燕克將歸直沽造寓以少子字屬余爲

之說問其年曰十有六問其名曰振祖問其字曰炳
文余曰是說也在革之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炳
文之字此其說也夫人身五官百骸皆適用而鬚眉
毛髮無與也有之而不適於用無之而人非其人矣
虎之於毛也亦然人齒之毀也鹿角之解也蟬之蛻
鳥獸之希革也皆除舊而布新矣虎之變也亦然而
人之立志視此矣孔子大聖人也十五而志學童年
之及冠者命曰棄而幼志棄幼志而志成人之志則
可謂之能變夫虎猶是虎也而其文則變人猶是人
也而志之所學不可量故易言大人之變視虎也炳

文少而聰穎性凝重蓋宋文正二十二世孫明僉憲
非泉公耳孫也炳文未志於學則已苟有志焉學二
祖之學而後於祖爲無負而後於名爲無忝余又聞
炳文方五六歲夜讀書能見僉憲於羹牆夫少旣見
其形則長當繼其志然後知祖非猶夫人之祖而志
所學非猶夫人之學非炳文其誰屬也炳文年未及
冠而距古人入大學已一載是易所謂未占之時也
日月易遺炳文其勉諸

又持字說

人之生也父命以名比長而字人皆可字也不盡出

於父而義恆不越於名其不越名之義者嚴父也此
孝子所以顧名而父之慈如見也吾友綽然棄代之
期年丙戌余重來京師其長子燾年纔十五一日夢
綽然曰燾也藐然孤也願有以字也余曰諾先生以
燾名之子也按說文燾溥覆照也中庸言覆燻而先
之以持載持植也執也物不能植立無所執持則天
地雖仁於生物而覆照無所施故曰栽者培之此也
燾失怙恃內外無所親依二庶母以爲命願其能自
立而有守也字以又持是先生以燾名之子之意也
覺而又持過余告之夢又持欣然長揖謝又持其知

禮乃父之慈者於此卜之願又持勉焉已也

培菴說

人而聰慧也易流浮薄而難歸於厚則小智蔽其聰
慧也君子以厚德載物君子固聰明睿知之極也築
堵者知隆其基植木者知壅其本知自厚也斯厚矣
莊周曰九萬里風斯下矣而後乃今將培風記曰栽
者培之天之所培天也非天也天人之際非大智不
知也知而不自培失其聰慧矣則亦惡用夫聰慧也
曹生聰慧而用心欲厚者自榜其菴居曰培吾知其
善用夫聰慧也於其別爲說以贈之

晚學圖說

晚學圖曾君穉田自侔其狀也卓犖一丈夫神采清
秀布置鬚眉目光所注射飄然有度越尋常能正襟
坐手一編隱隱伊吾出口內影肖其體筆傳其神執
江漢間途人問皆識爲穉田也夫萬物皆身外物惟
學無一不切於身心雖人有生困之分而學皆不可
廢故有生而後無事非學之事無時非學之時則亦
何後何先何早何晚之有穉田初字非百生而羸弱
六齡授論語半部疾作形消脾虧心血少藥罔徵何
有於學然玩具陳喜摩挲楮墨人皆異之相工獨曰

是兒也一事無成者於時勃然怒其語不須與忘少
長習見裝標畫必凝睇久忘病之在體歸必緣情染
翰以自娛識者皆購求而經史則荒於病比少間淹
通涉獵訖若成人賢豪士君子恆倚任年十四橐筆
走四方資菽水費而學荒於貧又十年母憂榘家督
又二年父背患癱漉酒露吮而瘡又十年家多故弟
婚始畢執父喪而學荒於失怙恃夫病也貧也宅憂
也人生有不免然不畢集爲學之年且未必不得一
日安其身執經受業從遊於家塾大小學之舍則穉
田雖異資遜志時敏有勤而不專是亦遭逢之不偶

已而稭田不獲之遺遠也昔趙晉平佐宋祖成佐命
功而後半都論語始卒業稭田當強壯時志氣激昂
學有成詩名字畫品赫赫人口耳而枕藉經史乃在
遲暮之年雖與晉平之炳燭不可同年而並議然不
謂之晚焉不得也國顏晚學夫豈誣哉是圖也由前
觀學也而非書則一編在手爲不足由後而觀書也
皆所學也則一編在手爲過於勞彼富春秋鹿父兄
優游雪几風牕而失學視稭田之一編在手何如也
夫學其學者不以正言之勸而加功不以邪說誤人
而少沮則學如登山舉趾數而險益甚何也不學也

無一編之在手也

跋臂閣銘

此凌庵郭公所銘也典雅清新極好盡能其墨蹟之妙燦然如新是銘亦足見公所學矣盤盂觴豆凡所日用觸目而警心銘之所不可已者公無事此物而銘而藏之將以有用爲無用耶舉以贈客將以所無用而歸諸有用耶用不用之間公命意何居也小子學尹公之德而未得見公見是物如手口之澤讀是銘如夏謨商誥而有所不能釋然者舉而問之公之客夫亦何以釋夫所不能釋然也公之客雲子姓游

汚陽人

學書堂印譜跋

此易子思成所摹也。思成學書法名甚盛，益肆力六書八法，作石印久之，成是譜。張長史曰：筆法玄妙，非志士高人詎可與言。蘇子瞻謂見其字想見其人，超然者也。思成之人，其名之成，豈在書法哉？而名旣已成，有日矣。繆篆摹印六書八法之一也。願聚精神，覃思竭力，從事於轉運布置筆法刀法間，積歲月以臻於神奇，工巧宜乎今日之名，非猶夫昔日之名而何以依然。食貧也不幾以有用之心力歲月而爲無用。

之用耶夫印者信也人不恥不信而後表信於其印
雖然周有璽秦漢有璽章印矣非玉與銅爲之耶自
天子下至士人佩其一無位者未嘗有也夫秦之篆
之者非李斯耶鏤之者非孫壽耶貴爲天子爲有位
而後佩爲之運筆操刀者則丞相大夫印之見重於
秦也且如是哉至於宋始易以石或施之奏牘其濫
觴也甚矣至用以代署押則閭巷小夫不知誰何之
人而私印纍纍然則雖鳥跡虎爪螭美前人其不足
重也必矣思成故家子學有淵源性醇謹藹然可親
而攻苦茹淡習右軍墨蹟俯仰事畜畢給於賣書賣

書外一介不以苟而澹然自足余聞古之高士恆托業以自汙朱桃椎之履雍伯之脂思成其庶幾乎其小印得名遠追宣和近韻顏文何諸子具立鑿者咸稱之而狗請託雅不自愛惜故致多如是雖非其人而亦爲爲之而神奇工巧自若也猶之履也脂也初不擇人而市也然思成長貧如昔則無解於以有用之心力而爲無用之用也

枯樹賦跋

倘以册書法工巧微妙名重一時此其醉中所草者語具自序中余聞王逸少之書蘭亭也醉中若神助

自謂筆法得之夢中之白猿明日酒醒復書積百十
紙無一及醉中者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神者
妙萬物而言者也昔熊渠射石沒羽明日復射其不
能者以矢不以神也又何怪乎逸少之蘭亭哉今天
書筆不能而運以手手不能而運以心各奏其能以
臻於妙而心與手不相忘也不相忘而後可以復復
可至於千百其妙猶夫初也雖然未離乎形氣也莊
子稱齋者骨節與人同而有異焉者其神全也蓋齋
則五官百骸皆忘而一任其虛靈夫虛而靈也五官
百骸雖運動而五官百骸不知也所謂以天合天也

神云乎哉逸少之醒人而已則是賦書之不能全也
又何怪於以朋哉夫一鱗片爪謂龍不全見焉可也
謂非龍之鱗爪不可也况其不僅於鱗爪也後之觀
此者必不河漢於余言也

瓶庵贈言跋

今之贈言盛矣自王公至布衣莫不哀然成高帙雖
千萬里外未常一謀面之人皆可贈以言言人人同
其言可知也夫無其實而爲其言者諛人也當之而
不辭者自諛也諛人則言不足以勸自諛則足以取
知不知者之譏笑夫烏用是言爲哉余客姑蘇曾一

覽瓶庵贈言諸體無不備意以爲世之贈言已耳俄而聞諸君子稱道瓶庵甚具百工下走頌瓶庵不去口俄而余師勺庭魏夫子亦主其家亦以言贈瓶庵故余知瓶庵獨異也瓶庵曰吾自幼失學然尊禮賢士則今年逾六十不少衰余曰君本孝友以立身而伉儷好義急人難樂交賢人隱君子彬彬然澤於文雅天下之學孰加於是世之號讀萬卷書下筆千言立就求力行君之一二事不少概見何哉西漢石氏唐顏柳氏一家之法得以風天下而史傳載之以傳於後世惜乎瓶庵之不值其時也然得諸君子爲之

揚抗道其平生鉅細事無遺者足以補史傳所不及
然則贈言又烏可以少哉

岳忠武至寶跋

敬之深者信之篤楊君次璜篤行君子也得岳忠武
至寶二字珍惜藏弄如拱璧蓋忠者敬人之忠忠武
之忠天下後世知不知皆敬也況忠孝性成如楊君
者乎至寶二字忠武之墨蹟稱之者久傳之也多敬
忠武者不在二字之存不存可知也然敬君而及於
路馬敬親而及手口之澤二字經忠武所書其與君
親之器御何如也二字之可敬非敬字也經忠武所

書之可敬也必忠武墨蹟而後敬則博古之論筆法
辨真贋非敬忠武也楊君所鑄信之深心非膠執所
能知也

書梅勿庵推一元消長圖後

邵伯溫之說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
二十世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此自洪荒初判以至
閉塞之大數也就中以一會計之會三十運運十二
世世三十年則積一萬有八百年而爲三百六十世
積三百六十世而成三十運爲一會之數十二地支
視此矣自子會至辰渾淪之初無問矣年代可紀斷

自黃帝作甲子始黃帝八年甲子四百二十年爲堯
堯八十一一年之甲子此已會之三十運第十一世也
堯之殂落也在癸未舜之受終又四十年癸亥而已
會告終矣舜四十一年甲子爲午會之第一運第一
世第一年自是歷夏商周秦漢三國晉南北朝唐五
代宋元至明宏治十七年合六十二甲子三千七百
二十年爲午會之第十一運一百二十四世自宏治
至今未久也考之於曆書稽之以史冊自舜至今爲
歲者纔三千八百年耳自今至午會之終當得七十
餘年生當今日而不知幸際中天之會者何其不流

覽於康節之書之甚也元明善以禹未卽位前八年甲子入午會至至元元年甲子爲午會第十一運其積算之誤固不足輕重獨於朱子答天開於子之間也有疑焉宋高之時當午會之十運去未會七千三百年而朱子乃云堯在己午之間今漸及未夫堯去午尙遠而宋去未尤遠此余所不解於朱子也沿訛踵謬相習爲然梅勿庵究心天人之學積數十年者等身書皆闡古今之蘊偶於一元消長圖推算以今日尙在午會之前半盛陽之時嗟乎勿庵此言豈但有功於前賢其啟迪今人可謂振聵而發聵豈淺小

也哉天道人心足挽回者微勿庵而誰望之

熊襄愍復邊將手蹟書後

芝岡熊司馬當世日以剛愎自用羣然一辭去今百載論未有以定余客夏日覽公復大同邊將誓草書法道勁得顏魯公爭坐位之神其塗乙改竄亦如之右則邊將原本首尾僅一稟字不署名其人不可考其辭雍容爾雅字端楷類非桓趙所能者其自稱曰職公稱之曰公通爲一幅蓋公起草於紙尾者往還問軍國大計無後世斐蕭卑汗氣可風也其請益兵八萬助守邊公曰六萬人已足矣請以兵守臺公曰

更益以火藥火器可矣又曰六百里長邊決無處處受敵之理又曰分數宜明節制宜密行法宜嚴爲國家建久遠計不宜計費此公所策事明於大者遠者如是檀道濟所謂萬里長城矣顧謙和溫厚之氣溢於文墨間藹然有家人天性之親焉覽邊將之文而不以公能勇於聽言覽公之報章而不以爲社稷臣者必公之仇讐而後可夫悠悠之口不樂成人之美古今之肩鴻任鉅往往得之余獨惜公之受禍獨深而國步因之矣大同六百里邊兵至六萬乃僅云足守余竊疑焉又惜余生不當公之世與公上下其議

覽此不無遺恨耳時壬午臘月同覽者許尹重正任
陶甄夫竄尙以朋友注農夫躡于郭善夫恒

再跋芝岡手蹟

芝岡不死國未或亡其傲不做雖激烈或見於書疏
與封疆無損也况剛愎出於亡國諸臣之口乎太史
朱字綠評跋手蹟者誤矣跋在壬午今二十年並手
蹟歸余友郭子善夫裝潢什襲若天球河圖之至寶
手蹟垂百餘年一展讀閭墨瀋淋漓如新特一端耳
其指畫戰守機宜壯志雄風噴薄出楮墨外惜其家
手澤之莫能存也楚弓楚得與其人去楚也孰與

得而子子孫孫世世保之也而况芝岡之手蹟也

書郭忠烈傳後

國家多難人臣效命之秋也然任非受命地非封疆
職非禦侮者可以無死可無死而死者知有君而不
知有身知國家而不知畛域知進死而不知退生莊
子所謂不擇地不擇事而安之若命也志士仁人非
不愛其生惡人之可以無生而生也此備兵榆林而
殉鄭州郭副使其人矣副使死崇禎五年歷三朝而
謚忠烈豈惟有血氣者之所悲傷卽流賊以至叛臣
逆黨亦且爲之飲泣十數年中天地崩裂而慷慨從

容取義成仁者所在多有非副使之赤幘樹之其前乎夫叛臣逆黨知死之流芳賢於生也亦自知死所不免何以當可無生之會而生也副使名應馨字希聲號在臯福建解元福清人

二揭紀事書後

二揭服賈恆持義爲閩里所推一旦舍業從吾師樹廬先生遊備歷艱阻始終不懈其天性耶抑有以造之也夫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二子顧捐妻子家人崎嶇走數千里外凡五六年垂橐而返不名一錢窮約如此而無尤怨見於顏面此豈無所見而能然耶使

數年中乘世多故不畏名義效狂俗所爲顯名厚實
未必不能倖致然多行不義天每濟其惡而斃之余
所見聞爲空煙逝波瞬息消亡者殆不知其幾千萬
狀孰與二子所爲如是乃爲賢人君子所稱慕耶吾
師作紀事二子名益彰宜益自礪毋變其初令大人
長者負失言之誚嗟夫余言二子於吾師而數年間
曾不若二子之朝夕相從也可悲也因書之且以志
愧

懷葛堂集卷六終